

# 跨上战马启程

■陈先义

批出自军队文艺工作者之手的作品,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艺精神和文化符号,引领着整个社会高尚健康的审美走向,丰富着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。像小说《红日》《红岩》《红旗谱》《林海雪原》等,电影《南征北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等,话剧《万水千山》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等,都以其特有的魅力影响着几代人的成长和进步。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,军队文艺工作者把集体主义、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旗帜高高举起,推出了电视剧《长征》《突出重围》《延安颂》《亮剑》《士兵突击》等,以及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历史的天空》和一大批歌剧、话剧、舞剧、歌曲等优秀作品,以昂扬向上的格调,受到大众的青睐和追捧。

今天,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,军队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。伴随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改革,军队文艺将以崭新的阵容和形式,为战斗力的提升发挥独特作用。我们的文艺该怎样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,怎样在新的作战样式中发挥鼓士气振军威的作用,都是值得研究的新课题,军队文艺工作者必须拿出切实管用的招数来。

不管编制怎么变,番号怎么改,服装怎么穿,称呼怎么叫,军队文艺为兵服务的立足点不能变,一切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目的不能变,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优秀文艺传统不能变。记得当年我采访马玉涛、印青、王晓岭等艺术家时,他们有一些感人至深的话,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谈到为兵服务,他们说,一个军人艺术家,首先是军人,其次才是艺术家,不管军队编制体制怎样变化,有枪声的地方,就该有文艺工作者的歌声,有士兵坚守的战壕哨位,同样也应该有文艺工作者的身影。一个称职的军队文艺工作者,就该有始终不变的队列意识,做到召之即来、来之能战、战之能胜。马玉涛说,他们那个时代,到基层去,到边防去,到最艰苦的地方去,上高山,下海岛,睡铺板,住连队,是文艺战士的光荣。这就是前辈给我们留下的优良传统。今天,我们首先要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传统。一句话,编制变了,把兵装在心里的传统不能变。

伴随改革的深入推进,军队文艺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在人民军队强军兴军的新时代,如何答好时代答卷,是对军队文艺工作者最现实的考验。

回顾人民军队90余年的成长史,烽火岁月在枪声、炮声和冲锋号、呐喊声里,始终伴随的是歌声、号声和催征的锣鼓声。从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,到井冈山黄洋界那隆隆炮声,再到万里长征、烽火抗战、解放战争,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保卫国家领土安全的历次作战,军队文艺都伴随着人民军队胜利进军的铿锵脚步。我们唱着江西民歌,把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燃遍神州大地,以燎原之势在全国掀起汹涌的革命浪潮;我们吼着川江号子,以饥寒交迫的疲弱之师突破乌江、横渡大渡河,穿过雪山草地,迎来三军伟大的会师。是《黄河大合唱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等气壮山河的史诗名曲,催发一个民族在苦难中觉醒,激励亿万人民奔向抗日战场;是《游击队歌》《八路军进行曲》的雄壮旋律,鼓舞千百万军民英勇杀敌,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,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。我们唱着“向前向前”的解放军军歌,如摧枯拉朽般战胜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,我们踏着“雄赳赳气昂昂”的旋律,跨过鸭绿江,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。在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进军中,都伴随文艺的号角在吹响,都有文艺的灯火在发出璀璨的光芒,照耀着我们伟大民族前行的路。

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,文艺不仅伴随人民军队的成长和发展,而且是战斗力生成的极其重要的因素。新中国成立后,军队文艺在承继优良传统的基础上,进入为建设革命化、现代化、正规化军队服务的新阶段。一大



光辉岁月·从军的路上(国画)

安秋菊作



2010年9月16日早上9点,正在执勤的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大队长杨富祥接到岳母打来的电话。岳母无比焦急地告诉杨富祥,他的妻子张小红上班途中遇到车祸。杨富祥当时工作正忙,与岳母简短通话后又带领战士们投入到工作之中。当时工作确实紧张,杨富祥又是一个对工作细心、对家庭粗心的人,以为妻子就是小刮小碰,也没太往心里去。

杨富祥当时所在中队守护着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,这是青海境内海拔最高的固定执勤点。昆仑山隧道全长1686米,是世界最长的高原冻土隧道。中队就驻守在隧道两端,一号哨位海拔4772米,二号哨位海拔4868米。隧道的安全就是青藏铁路的安全,铁路的安全就是中队神圣的使命。

那段时间,杨富祥每天都是早上六七点起床,到夜里12点才睡,真是两眼一睁,忙到熄灯。一直到工作节奏缓和下来,他才想起妻子的事。结果往家一打电话,父亲说正在医院住着。杨富祥心中一惊,知道这次受伤不轻。

杨富祥向支队领导请假后,便到青藏公路上拦顺路车。坐在顺路车上,时间一下充裕起来,杨富祥才有精力合计妻子的伤情。惦记像是随风吹来的荒草,占满心头每一个角落。路上车辆很多,面包车在雪山脚下

# 冻土上燃烧的爱情

■胥得意

慢悠悠地前行。杨富祥几次想催促一下司机,可是想想催促也没有用,进进出出只有这一条路,来来往往那么多车。他真恨不得自己长出翅膀。

在格尔木坐上火车,又是一夜没睡。一天来,愧疚爬满心头,杨富祥觉得眼下打再多电话也只是虚伪或客套,他知道妻子是一个坚强而且一直理解和支持他的人。杨富祥坐在卧铺上焦急地等待天明。

天明了,可是他却觉得天似乎塌了。宁他便可以见到妻子。

杨富祥到达西宁那天,刚好是他和张小红结婚一周年纪念日。到达医院时,天亮了,可是他却觉得天似乎塌了。

妻子平卧在病床上,只看去一眼,杨富祥便发现妻子被覆住的腿部空荡荡的。一切都藏不住了,腿虽被被子盖着,但绝望却写在妻子的脸上。杨富祥这个在昆仑山上再苦也不曾落泪的汉子一下子跪在妻子床前,泪水成串地往下滚。几分钟前,父亲还把杨富祥拦在病房门口一口一个小鬼崽子地骂,此时,他也只能转过身去悄悄地抹泪。

杨富祥心中不是没有妻子,两人也十分恩爱,可是中队几十号人等他带着执勤上岗,整个青藏铁路线上百公里的路段等着他们巡护呢。确实,忙起来时忘了日月星辰,只有闲下来时才感知酸甜苦辣,但真的是忙多闲少。

张小红是个优秀的军嫂。她懂丈夫的优秀和果敢。两个人的结合说起来既简单又有趣。

2008年,杨富祥和张小红经人介绍相识。一个在昆仑山,一个在西宁。

一个是军人,一个是老师。一切看起来很美,恋爱是在电话中谈的。张小红开始觉得这个有话则多无话则少的男人缺少一些浪漫,但处处去发现这是一个极有担当的男子汉,两人在电话中便确定了关系。2009年杨富祥休假时,直接到了岳父家去提亲。那样艰苦的昆仑山都能守得住,他不相信自己面对不了聚少离多的爱情。杨富祥对第一次见面的岳父讲:“我喜欢也认可您的女儿,我们今天谈谈彩礼吧。”

这个程序不能少,这是西北的习俗。张小红的父亲是个开通的人,说:“你们当兵的也没多少钱,就一万八吧。”杨富祥“讨价还价”:“我们当兵的真没有多少钱,还要照顾家里,我只带八千。”岳父一看杨富祥确实实在,也没太计较,点头同意了。

杨富祥是一个过日子的人,看准了的事就要一条道跑到黑。尽管回家的时间少,张小红在他的心中却是非常重要的。哪知道现在横祸天降。

张小红用手拉杨富祥,杨富祥坐在

床头,把她揽在怀里。他真的怕妻子飞走了。张小红坚决地说:“咱们离婚吧。”杨富祥眼睛瞪得大大地,有些生气。他用手捂住张小红的口,一字一句告诉她,这句话这辈子只许说这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。

那天下午,杨富祥在医生协助下,看到了妻子的腿。妻子的左腿已经高位截肢。伤口在纱布的紧紧包裹下,还向外渗着丝丝血迹。杨富祥的心一阵接一阵地紧缩,他想象不出来妻子当初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,更不知道妻子在等他回家的日子里内心受了多少煎熬。

# 英雄林礼赞

■司伟宽

身。枪林弹雨中,史克辰带头向190高地冲锋时,头部不幸负伤,牺牲时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包种子。红旗插上了190高地,而突击排也付出巨大牺牲。胜利后,战友们取出一颗颗被鲜血染红的马尾松种子,眼含热泪种到了英雄们长眠的土地上。

60多年弹指一挥间。当年在弹痕累累的一江山岛上播下的马尾松种子,已经长成树林。岛上也建起纪念馆,搞起了红色旅游,吸引来自四面八方八方的游客。

1999年4月,我毕业到部队不久,就听到了马尾松的故事,当时就萌生一个念头:一定要到一江山岛看一看那片英雄林。英雄林,今天我终于要看到你了!亲手抚摸一下马尾松的迫切心情,促使我加快了脚步。

郁郁葱葱的马尾松林就在通往主峰203高地的山腰上,在冬日的小岛上显得格外醒目。海风呼啸,松涛阵阵。一棵棵马尾松苍翠挺拔,英姿勃发,多像当年突击排的英雄们啊!我仿佛看到战场上厮杀的情景,仿佛看到勇士们冲锋的身影。我用手一

遍抚摸摸着马尾松苍劲的树杆,突然发现它的根部隐隐发红,难道真像当地人传说的那样,这是英雄们用鲜血染红的吗?

熟悉的旋律又在耳边响起,“为什么战旗美如画,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。为什么大地春常在,英雄的生命开鲜花!”在贫瘠的一江山岛上,其他树木难以成活,惟有这片马尾松林不惧风雨,坚韧茁壮。那些前来瞻仰的红色传人,不就是一棵棵军中马尾松吗?

惊涛拍岸,松香氤氲。我在英雄林中徘徊,一首酝酿已久的小诗终于脱口而出:“南北一江荆棘生,独有葱郁马尾松。怀揣种子激斗志,骑鲸蹈海当前锋。一腔碧血洒战场,革命火种植岩中。试看劲旅精英兵,英雄基因在传承。”



# 短笛新韵

## 致新兵

■杨玉辰

带着家乡泥土的芳香  
铭记父老殷切的期望  
怀抱一颗报国的初心  
放飞一腔燃烧的梦想

脱掉学生服,换上绿军装  
千里迢迢集结于火热的营房  
门口“欢迎新战友”的横幅  
使你们热血沸腾,热泪盈眶

大操场让你们小试锋芒  
学习室为你们补充营养  
电脑房帮你们与世界联网  
俱乐部助你们个性绽放

随之而来的军训演习  
抗暴一线的生死较量  
救灾前沿的熬煎抗争  
未来战场的实弹真枪——  
才是你们的大戏开场

勇于磨炼,你就是血性汉子  
不拒淬火,你就是一块好钢  
今天,你还是羽翼未丰的雏鸟  
明天,你定是展翅高飞的凤凰

有习主席率领,步履铿锵  
坚定强军目标,永不彷徨  
请为家乡转达我们的承诺——  
今天,父母交军管一个热血儿郎  
明天,军管还父母一员铮铮虎将

## 夕阳下的老兵

■李辉

鸟儿衔来夕阳的时候  
远眺的思绪开始泛滥  
一位古稀老兵  
一身陈年军装  
没有多余对话  
目光翻越不了  
眼前的居所  
心底里翻涌着当年  
战友的呐喊战马的嘶鸣  
一点一点透过云翳  
渗透进模糊的双眼  
泪滴悄然而下  
我在眼里  
记在心里



# 战鼓阵阵催征急

■晏良

纵览古今沙场,梦回吹角连营,在军人的荣誉版图上,战鼓历来是重要拼图,咚咚声穿越历史风云,催征令响彻千秋万载。

鼓与军队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:战鼓列装,曾是标配;捷后点验,缴鼓有功。总之,除兵器、战马及粮草外,旗与鼓缺一不可,正所谓“旗鼓相当”。

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开端的《诗经》,就有“击鼓其镗,踊跃用兵。土国城漕,我独南行”的表述,这篇《击鼓》发出的“最老鼓声”,落脚点便是“用兵”二字,而“踊跃”一词,足见鼓动带来的奇效与声势。

在冷兵器时代,一旦擂响战鼓,定会杀个天昏地暗,搅得人仰马翻。于是,春秋左丘明的《左传·庄公十年·曹刿论战》雄文,便有“一鼓作气,再而衰,三而竭”的高论。兵家之言

获得广泛共鸣。时至今日,大凡遇到关键战役,需要倾力一搏,人们都会“一鼓作气”。比如,救灾抢险时鼓起腮帮,气沉丹田,总能化身千斤顶;又如,武装越野时咬紧牙关、坚持到底,常能爆发小宇宙。

击鼓和鸣金是古代军事指挥的号令。战国末期的《荀子·议兵》,便道出“闻鼓声而进,闻金声而退”的指挥模式。古时仅靠人声传令,即使嗓子再好、调门再高,终究覆盖范围有限,难免出现盲区。思路一变天地宽。用鼓声调兵遣将,能够及时传递说一不二的命令,开启攻城略地的征程。

其实,古人不仅以鼓声为冲锋号,还以鼓点为节拍器。对此,影视剧里多有呈现。你看,一方杀得兴起,占据上风时,督战的主帅总会亲自擂鼓、激励士气。这时的鼓声,多

会成为守关退敌、开疆拓土的序曲。把目光拉回当下。今天,通信设备高度发达,我军步入一网通四海、一键联全军的时代。虽然,击鼓、鸣金早已弃用,就连旗语、手势等也基本远离战场,但我们脑海中还要存有无形的鼓声。

“戎马鸣兮金鼓震,壮士激昂忘身命。”新时代的强军征程通向星辰大海,诱人登高而行、破浪远征。只要我们强化战鼓催征的使命意识,紧锣密鼓地开展练兵备战,就能踏平坎坷成大道,迎来强军兴军新时代。